

四  
時  
識  
小  
錄

陸昭環 著

香港天马出版公司

田  
畔  
識  
小  
錄

## 回 眸 识 小 景

---

著者:陆昭环

出版: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上水新成路九十三号)

定价:港币 30.00 元 人民币 10.00 元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初版

---

ISBN 962—450—834—8/D·31724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

## 序

能有机会为我的好友、作家、原晋江市政府党组成员、市长助理陆昭环同志的新作写序，这是一种机缘和情份。

陆昭环同志挂职期间，以他的六大卷《寻梦·红叶》而知名。他以一个作家的视角观察生活，集中表现人生的真善美，以朴实无华又坦荡真率的笔触，描绘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艰难史，再现了从乡村走来的知识分子成长史。他的几集散文随笔和文论，华章迭出。他以细致入微的笔法，真诚地抒写心曲，历史地浓缩生活，并插以哲理的评论。如他对于圣人李贽的研究和思考，对中国封建文化积淀的思考，均在这些林林总总的文章中呈现了一种行云流水、毫无拘束的态势，表现了一个光明磊落、直面人生的知识分子襟怀。

我和昭环同志一样，都是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农民后代。从小受父辈影响，保持着泥香本色，从苦涩的滩头和黄土坡的艰难生涯中发奋自强，立志为国为民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们这一代欣逢开放改革大潮拍岸，面临一个大转折大希望的年代，文学的睿智和哲学的思考，将成为我们这一代深邃的亮点。正因为我对昭环同志的著作有着较深的感情，并从他坦荡的胸襟，寻找出“人生当是赤裸裸的”的共识，悟出对人生的诚实态度，从而感到一种亲切感、信任感。因此，我一直给予关注并认同欣赏。正是这样的心愿，促使我不揣浅薄，斗胆为之写序。

陈 贻 萍

一九九七年七月十九日

（陈贻萍同志现任晋江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

## 自序

年登五十五，在高校讨生活已有十年，此番版行《回眸识小录》，不过是傍人风雅，填补真空、平衡心理而已。窃思自八十年代初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版行，至今已有五部长篇或中短篇小说集问世，加上《寻梦·红叶》日记系列六大册和未版行的长篇一部，再加上三部随笔和未结集的数量可观的中短篇小说和电影电视脚本以及新旧体诗词，著述不能谓之不丰。然而，我似乎最终于学术无缘。本书只有少数篇什可充学术，当然，其他的批评及议论，序记与书信，也有可读之处，我并不妄自菲薄。值得一提的是，我把七十年代遵命写作并发表的十三篇小评论也附上，让人领略“文化大革命”八股文的味道。这些小评论带着刀光剑影，也不过是我二三十岁时“填补真空、平衡心理”的手段，万不可当真。

陆昭环

识于华侨大学储藏室

一九九七年三月三十日



陸昭環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福建省著名小说家

封面设计:林剑仆  
封面题字:林剑仆  
特约编辑:杨鸿嵩

## 目 录

|                   |       |
|-------------------|-------|
| 圣人李贽·····         | (1)   |
| 脂砚斋之我见·····       | (45)  |
| 石头记语言探幽·····      | (55)  |
| 陈埭回族文化诤谈·····     | (69)  |
| 青山考·····          | (75)  |
| 《崇武所城志》整理之吾见····· | (82)  |
| 浅论“惠女现象”·····     | (84)  |
| 在鼓浪屿座谈会上的发言·····  | (98)  |
| 惠安县报刊史·····       | (106) |
| 惠安县文化馆史·····      | (111) |
| 泉州培元中学校史·····     | (122) |
| 惠安历史人物初探·····     | (134) |
| 两广文化访寻记·····      | (154) |
| 惠安陆姓渊源考·····      | (164) |
| 序与记·····          | (171) |
| 书信·····           | (191) |
| 净土白莲亦一梦·····      | (213) |
| 老调子应该唱完·····      | (222) |
| 识小初录·····         | (236) |
| 识小又录·····         | (247) |
| 识小三录·····         | (253) |
| 遵命录(立此存照)·····    | (261) |

## 圣人李贽

圣人没有异样。常人多是说空头话的人，

圣人只是不说空头话的人。

——李贽《永庆答问》

## 异端之尤

七十年代中期“批林批孔”，为政治需要，将明代著名学者李贽捧为“法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学说被提到不切实际的革命高度，他“反孔反儒”的言论几乎家喻户晓。不少文章认定，李贽“冲决儒家传统的思想束缚”，“摒弃揭露了孔孟之道”，“批判了儒家学说，站在儒家的对立面”。云云。

近年来又有一种说法，以为李贽的思想体系仍是儒家学说，他骨子里是尊孔的，孔孟之道一直是他评击假道学的手段，某些“非孔”言论正体现尊孔意图。云云。

尊孔反孔，只能是特定时期的特定认识，人与社会、时代水乳相溶。在封建王朝里，敢于对万世不更的经典和学说唱反调，执意孤行，崇尚异端，抨击道学，自成一家，李贽可谓最为奇特最有色彩

的一个异端！

儒家学说统治中国上千年。孔子的思想，战国时期除了庄、韩稍有批评，秦皇以后有王充“问孔”之外，不可置疑地被立为“万世师表”，成为“治世之道”。封建时代的异端，莫过于“非孔”，即敢于对统治者坚持的大原则提出非议。李贽的异端之尤的地位，尊孔和反孔者均得承认。

李贽的言论中，直接非孔的，如“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人皆以孔子为大圣，吾亦以为大圣；皆以老、佛为异端，吾亦以为异端，人人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孔子有是言也。”“余自幼读圣教不知圣教，尊孔子不知孔夫子何自可尊，所谓矮子观场，随人说研，和声而已。是余五十以前真一犬也，因前犬吠影，亦随而吠之，若问以犬吠之故，正好哑然自笑也已。”

这些言论，别说于明王朝，到了清王朝，总纂《四库全书》的纪昀，仍咬牙切齿地说：“贽书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惟此书（《藏书》）排斥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为罪不容诛。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牍。……特存其目，以深暴其罪焉。”纪昀也是一个大学者，他深知李贽“非孔”的份量，因此不收录于四库全书之中，且毁书污名，无所不用其极。

李贽亦自知不容于士林，不容于名教，其主要著作《焚书》《藏书》，书名亦有深意。藏书当“藏于山中以待后世子云也”。焚书则“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言当焚而弃之，不可留也。”

异端，往往是进步的起源。在封建社会中，像李贽这样的大学者，这样的从旧营垒叛逆出来的斗士，正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异端之尤，成就了至情至性的圣人李贽。

## 林李更易

李贽，初名载贽，号卓吾，明隆庆年避名讳，改李贽。晚年自号秃翁。明嘉靖六年（1527年）生于福建省泉州城内万寿路，而究其祖籍，乃南安县人氏。

有段时间，人们好把李贽祖先和泉州“互市”传统相连。权威性的《李贽》书中指出：李贽一世祖在元末尝以客梯泛海外诸国；二世祖是明初泉州舟舶巨商，娶色目人为妻；高祖通晓译语，道府荐为通事，曾官引日本诸国入贾京城。李贽三代都有着经商传统，因此而论及他“异端”之源，在于对经贸和开放的认识。

“评法批儒”的1974年，有人偶然在南安县榕桥三堡发现李贽胞叔《明故处士章田李公暨配丁氏媵张氏合葬墓志铭》一方，署明万历甲午年（1594年）林奇材撰。林奇材是李贽的族弟。这墓志铭澄清了李贽家世，其曾祖李端阳，明正德末年迁南安并改姓李。巨商林通衢是另一支，并非李贽直系。李贽前三世没有人是商贾。

李章田墓志铭的发见者是里人林昌如君。起先，他在榕桥胭脂巷祖厝偶然发见刊于万历己亥的李文光墓志铭，文内有“载质公”名字。据乡人说还有一处李墓被盗，系当地大户，于是他又走访西坪村，终于找到李章田墓志铭，其碑铭一分为二，作猪栏砌石，但字迹清楚。李章田是李贽亲叔。李贽父辈兄弟四人，因人口多，祖父命兄弟分居。居泉州者姓林，居南安者姓李。

关于李氏家族林李更易的原因，林李宗谱的《历年表》有段记载：“世传广齐叔祖之构祸也，始于上塘倡建岳帝庙立下马碑。先是徐察院子经骑马过岳庙，叔祖揪下之”，“徐憾焉，伺叔祖到郡城拿

置幽室，迨客佃砍门抢田。徐竟以不轨罗织大狱，叔祖遭重辟。”叔祖一辈逃到南安避祸，到李贽这代，其叔父李章田在南安乡下颇发达，李贽一家亦靠叔父接济。十二岁以后他常到南安接触农事，最早写了《老农老圃论》一文，不满于孔子指责学生学农事。

李贽的父亲名李钟秀，号白斋，以教书为生，家境贫寒；李贽身为长子，成年后负有重任。他的为官，实为养家计。父祖两代亡后，则因家贫，“灵柩”未能入土，他在国子监博士任内，回籍营葬父祖两代。据里人回忆，其合葬墓墓碑，于“文革”后期亦被毁，残墓唯存瓷器数块；从墓制及明器判断，确属明墓无疑。

## 童 心 至 文

李贽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说》）就文学方面而言，李贽提倡“童心”的意义，首先在于强烈要求文学的真实性。明代文坛，其时“师古”之风颇盛，甚至到了“剽袭雷同，如膺鼎伪觚，徒取形似”的地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虚假做作，公式教条，使文学沦为经学的附庸。现实要求作家要敢于面对虚伪和黑暗；淋漓痛快发真情实感，于是，发愤而作就成了李贽文学思想的重要成份。

李贽指出：“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联系到恩格斯所说的“愤怒出诗人”这一名言，更可看出李贽为文的积极意义了。

李贽强调文学作品的自然美。至文“化工”，指那种“至觅其工，了不可得”浑然一体的美；而以“画工”，喻虽穷巧极工，但留斧凿痕迹，非浑然一体，已落二义了。他点评《拜月》《西厢》为“化工”之作，因为描写男女纯情至性，自然感人；而《琵琶记》则为“画工”，因为偏重形式，说教味浓厚。李贽真切地论及，作家只有按自己的个性去从事创作，才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自然美不能强求，强求就会适得其反，最终不自然。

在通俗文学方面，李贽是将小说戏曲提高到传统诗文同等地位的第一人。在封建时代，文学原义是诗歌和文章，小说戏曲不能登大雅之堂。明代通俗文学在市井流行，李贽特意注重批评介绍。他评点过的小说和剧本有十九种之多，因此大大促进了通俗文学在民间的流通和影响。

应该说，明季中叶以后，由于经济关系有所改变，西方学术思想传入，在知识界（士人）有股新潮，对“拟古”“复古”有所批判。因此晚明以后，以三袁为代表的公安派文学有了新气象。而袁氏三兄弟的文章，还有汤显祖等剧作家，都承受过李贽异端思想的熏陶，《童心说》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对文学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有的论者把李贽称为晚明文学界和思想界的旗手，也不算过份。

李贽的异端学说，猛烈振撼当时的文坛，其平民化、通俗化的倾向，其发愤而作、情真于义的主旨，已把反对形式主义，要求抒发真情的文学主张，提到反封建道学的高度。李贽甚至言人不敢言，如“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如“本心若明，虽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也。”后面这一句话更是大逆不道。然而，从另一角度审视，大胆摆脱礼教束缚，要求个性解放，惊世骇俗之言，掷地有声。

## 回乡守城

李贽二十五岁乡试中举，其后被派任河南辉县教谕，开始做官，三十三岁升任南京国子监博士（从七品），因父逝回家守制，时值倭寇入侵闽广一带，泉州深受其祸。李贽前后三年同泉州官民共患难，御寇守城。

是年四月，倭寇侵扰南安、晋江，于泉州东桥焚屋杀人，直逼城下。李贽抵家后见泉州官民在守城，他义不容辞，虽服丧在身仍率弟侄“昼夜登城击柝，为城守备”。时城外乡村被倭寇占据，农不得耕，加上灾荒，米贵如珠，百姓处境艰难。他在《卓吾论略》自述道：“城下矢石交，米斗斛十千无余处。居士家口三十，几无以自活。”

第二年，官兵在石菌等处与倭寇战败，死伤五百余人，倭寇进攻晋江青阳和泉州新桥南头焚掠。参将杨某未战而退至笋江桥，泉州分巡僉事万某断笋江桥梁一坎以拒倭寇。泉州又逢瘟疫，人心大乱。南安诗山农民起义攻南安城未下，饶州、永定农民起义屡攻安溪、同安。

在内忧外患的这几年，李贽身历危难，有一件事使他悲愤难忘：嘉靖四十一年三月，倭寇血洗永宁卫城。倭寇甚至“遍发大家坟墓，劫尸勒赎”。五月，李贽的晋江友人庄用晦为了夺回父尸，惨遭倭寇杀害。泉州府志载李光缙《忠孝殊恩论》，表彰庄用晦和其兄庄用宾；晋江县志记载：庄用宾率众“连破十余寨，负父骸以归”、“用晦殿后，死之。”其实，庄用晦之死，皆因亲哥哥庄用宾贪生怕死，不顾手足骨肉所致。李贽在后来的《一家奴》的附记里公开了真相：

“余有故人庄君显（庄用晦字），用其奴往收父棺，盖父棺为倭

夷所发掘，暴露于野者，故往收之。不料二贼伏在穴旁，急起而砍君显一刀，其奴名顺阳即抱其主伏于穴下而以身遮蔽刀斧，遂连砍五十余刀于背腿之处，终不舍，遂至死。呜呼，当时收父棺者尚有亲兄为显宦带兵甲三百余人，弟兄相随奴仆亦二十余，皆驻而望城，不敢往收救。”

庄用宾是“显宦”，曾任刑部员外郎、浙江按察司金事等官。“为显者隐”，是封建王朝志书的通病，而李贽发其真相，特地赞扬奴仆顺阳单身相随奋不顾身苦救之情，庄用宾的劣行自在笔墨中流露。

或许就因此事，李贽七月即携眷入京，自说是为了“免难”。或许就因此事，李贽收养了庄用晦之子庄纯夫，后成为自己女婿，随他宦游四海。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李贽的正直和对假道学们的厌恶，可以看出李贽之所以成为“异端”，不为别的，乃为敢说真话，敢于揭露一切虚假。

## 糟糠之妻

李贽二十一岁，在泉州同黄氏结婚。黄氏年十五，其家经商，颇富厚，而李贽家贫，黄氏嫁后常做女红。夫妇感情甚好，共生四男三女，而在坎坷流离的宦游生涯中，最后唯存一女，嫁给晋江友人庄用晦之子庄纯夫。

黄氏进入一个弟妹很多的家庭。李贽到了三十岁，弟妹婚嫁已毕，才以举人身份被选为河南辉县教谕，并迎养老父于宦游地。教谕是个管理教育行政的小官，八品。李贽在辉县五年，因为禄俸不足，黄氏没有随行。升任南京国子监博士，父丁忧回泉，第二年才携

黄氏家眷往北京候补，等了十个月未补官，只好开馆招生。任北京国子监博士后，又值祖父亡故，宦囊羞涩，只好自己回籍营葬父祖三代，将黄氏和三个女孩安置河南辉县，买下几亩田，由黄氏和长女耕作度日。

封建时代的从七品，相当现在的副县长，薪金微薄，不足以养家。加上河南饥荒，母女俩“食稗如食粟”，二女三女相继夭亡。黄氏在辉县耕田织布维持生活，养成劳动习惯，“迨卓吾官尚书郎至太守，称显贵矣，宜人甘织勤，同女奴杂作。”辉县三年，黄氏独力支撑，重见之晚，李贽写道：“是夕也，吾与室人秉烛相对，真如梦寐矣，乃知妇人势逼情真，吾故矫情镇之，到此方觉履齿之折也！”

李贽对于妇女的评论，同糟糠之妻黄氏精明能干有关。他反对男尊女卑的观点，“余窃谓欲论见之长短者当如此，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他和黄氏“不为恩情牵，含凄为汝贤。反目未曾有，齐眉四十年。”他主张“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主张夫妇二元两性平等，进而反对“女子无用”，声称声色与亡国丧身无关，不能把一切罪恶归于女子等等，表现他对于人性的认识高度！

姚安知府任满，李贽寄情滇中山水，曾一度想住滇中，黄氏不肯，才回黄安。后与耿定向不和，再回麻城。万历十四年（1586年）。李贽六十岁，其时黄氏所生四男三女均已死亡，只存一女在身边，或者黄氏思归，或者李贽决意独留，故谓“卓吾遣妻女也，举家为号恸，而渠怡然不戚心。”耿定向以“弃人伦、离妻室、削发披缁”来影射攻击李贽，也可能是他决意独留的一个原因。

黄氏离开李贽回到泉州，当年去世，终年五十六岁，丧事由女儿料理。墓碑由李贽亲笔书写，计十三字：“明诰封宜人李卓吾妻黄氏之墓”，也算别开生面。时女婿庄纯夫尚在麻城，碑文及耿定向撰

《诰封宜人黄氏墓表》均由他带回泉州。墓葬于泉州城南张园，即今晋江紫帽山园坂张园村宫下。

卜闻，李贽不为恸。而后作《哭黄宜人六首》，情至切。其一曰：“近水观鱼戏，春山独鸟啼。贫交犹不弃，何况糟糠妻！”

## 姚安任上

明万历五年，李贽由南京刑部郎中外任云南姚安知府。是年春天，李贽入滇。据《焚书》卷四《耿楚侗先生传》云：“道经团风，遂舍舟登岸，直抵黄安见楚侗，便有弃官留住之意。楚侗见余自然，劝余复入，余乃留吾女并吾婿庄纯夫于黄安，而因与之约曰：待吾三年满，收拾得正四品禄俸归来为居食计，即与同登斯岸矣。”可见李贽从一开始就准备弃官。他入姚安，不过是为“居食计”，以资著作和研究学问。

李贽在姚安三个年头，正史没有立传，而附于他人传后又说他政绩不好被罢免，可见当政者以“异端”视之，横加诽谤。姚安三年知府，李贽下车伊始做的是兴学，甚至自己讲课，“日集生徒于堂下，授以经义，训以辞章，日昃忘倦。”李贽在任内，曾尽力所能及兴建了连场桥，利行旅，通往来；姚安居民数遭火灾，李贽“三年三设醮，为坛祈请”，这亦表现出他关心民间贫苦。

姚安时为小镇，政清令简，他簿书之暇爱与僧徒讨论佛学，甚至“每至伽蓝，判了公事”。在府上他曾自题楹联二副：“从故乡而来，两地疮痍同满目；当兵事之后，万家疾苦总关心。”“听政有余闲，不妨辇运陶斋，花栽潘县；做官无别物，只此一庭明月，两袖清风。”李贽任中，经南倭北虏之乱，又有土官徭僮之变，上官严刻，民